四庫全書

子部

春明夢餘録卷十

吏部左侍郎孫承澤撰

文華傍室

文華殿原係東宫講讀之所天順中始移於殿之東廂房每早各官繡服行禮分立東宫自座上背誦先日之書畢講官直上地平内侍捜以牙籤指書而講講畢退食東宫易䄍𧝓金鑲寳石帶玉縧向西窻習倣書一張

各官易素袍復進通講三日之書畢諭先生每喫茶各官叩頭而出内臣設一卓將東宮倣書請視閣臣以硃筆點字之端楷者

元時太子講讀之所曰承華明曰文華永樂中著文華寶鑑賜太子

太子出閣講官陳經書於前講官讀一句太子照讀一句或五遍或十遍大約讀重於講故官銜讀列於前然通謂之講官

天順二年禮部請皇太子出閣讀書上召李賢謂曰東宮講讀當在文華殿朕欲避此往居武英但早晚朝太后不便姑以左廊居太子此東宮移居之始也英宗爲太子年二歲孝宗年六歲武宗尚未週年光宗以萬歷二十二年甲午出閣講讀時年十三崇禎十年丁丑禮部請太子出閣講讀時太子年九歲矣上定明年二月遂以戊寅正月冠二月初七日出閣巳卯八月兵部選東宮侍衛人

員於五府衛所子弟選一等名帶刀舍人一百五十六員名二等名控馬侍衛二百二十員名開講朝賀之日在文華門外侍立

東宫講讀侍班皆用詹事春坊如萬歷四十四年題詹事劉一爆韓爌二人侍班及庶子張邦紀等六人講讀皆坊局官也萬歷二十九年東宫冊立三十年正月開講侍班四講讀六翰林兼司經局較書二侍書二閣臣提調每日輪一員入侍光宗

出講閣臣連侍三日以後逢三輪侍崇禎中東宫
出閣閣臣初侍三日以後遇三八日全進餘日一
人輪侍
崇禎十五年八月閣臣恭進東宫講儀
一覽史以佐經經察舊儀有讀四書讀經史之文似
宜於經書外每摘簡要通鑑一叚進講於凡治亂
邪正是非之際詳細開陳庶以古鏡今爲益不小
一省讀以進業舊儀經書各讀十遍爲蒙養聖功

伏見皇太子聰頴非常似可各省爲五遍以餘力用之閲史作對既可養氣兼可旁通

一對句以致知相傳祖宗朝講讀畢皆有對偶之句繇淺漸深繇近及遠比物連類觸發頗多似可將舊對佳者集爲一帙恭候東宫時取覽觀閒作一端

一對容臣等與侍班講讀官互相叅叩似亦格致一端

一問辨以去疑聞高皇帝每令儒臣進講必令反

覆討論以求義理之極如講洪範講立政講攻乎
異端及心箴皆至闢聖眞出自天悟至肅皇帝聽
講尤多發前賢所未發皇上精洞古今同符二祖
計萬幾之暇所以諭東宮者耳提面命無不周到
而講官進講時間有疑義東宮亦可時賜詰問以
盡下情
一時習以基聖先臣詹事吳寛言東宮講學自寒
暑朔望令節外一歲之中不過數月一日之内不

過數刻況其間又多間歇即曰習讀於内終不若
出就外傅親近儒臣講習治道所得爲多也商書
言終始典學周頌言日就月將皆守成芳躅謹舉
以爲時習不厭之助
親王受封未之國者當出閣讀書永樂後擇翰林官二
員輪日講讀迨之國日遂改陞長史以從故預者多不
願宣德中周文襄忱自刑部主事陞越府長史未幾越
國絶遂陞侍郎巡撫南畿正統中儀銘楊翥爲郕府講

讀官後郕王嗣位以從龍官至宫保尚書天順初德王秀王等出閣内閣李賢以親王四用官八員翰林官少請於新進士選用授以檢討之職遂著爲例

崇禎皇子定王於壬午正月出閣永王於癸未八月出閣皆命吏部選新進士爲檢討國子助教等官爲侍詔充講讀以兩房兩殿中書充侍書每遇出講則王從皇極門之左弘政門出紅板轎用校尉八人青羅小傘二柄與至尊同而隨侍内璫六

人皆金帶也王至皇極門下輿趨過西復上輿至

書堂陛下出輿閣臣率講讀侍書官立於門右一

躬候王入書堂至先師前行禮畢出坐堂中王命

先生每來一躬即分班入門内閣臣左立餘各官

稍退分左右立一躬出班初開館行四拜禮以後

行一拜禮不叩頭也讀四書書經各五遍講四書

書經各二遍王命先生每喫酒飯即出用酒飯畢

再入侍王寫倣閣臣至案前環觀王親寫十字餘

俟諸臣退後寫足送閣閣中批圈畢進呈
皇極門外兩廡四十八間除牖八間外實四十間
東二十間為實録玉牒起居諸館及東閣會坐公
揖處西二十間上十間為諸王館下十間則會典
諸館也定王書堂在西第六間為讀書處第五間
懸先師孔子畫像四配侍側蓋摹吳道子筆及永
王出閣因移定王第四間而永王在第六間王初
出閣向先師行四拜叩頭禮以後則行一拜三叩

頭皆内官贊禮第三間第七間為二王退居處案上置四書書經白文及集註大學章句或問洪武正韻海篇直音諸書皆紅綾㲉

春明夢餘録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春明夢餘錄卷十一至十三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孫　梅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錄監生臣張曾誼

春明夢餘録卷十一

吏部左侍郎孫承澤撰

武英殿

武英殿在右順門之西規制如文華凡齋居及召見大臣其中後以文華殿近慈寧宫故歴朝多居之而移太子講讀於南廡至嘉靖建九五齋於文華殿以為致齋之所而武英遂不復御

文華有直殿中書擇能書者居之武英有待詔擇能畫者居之如宋之書畫學是也然宋朝立學時有考較至明惟以中官領之不關藝苑無從考其殿最故技藝之精遠不及宋宣德獨好畫品武英待詔間有一二著名者至書法以姜立綱為宗類如掾史矣

仁智殿

仁智殿在武英殿後命婦朝賀中宫之地朝儀前期一

日女官陳設皇后寶座于宮中設香案于丹墀之南其日清晨内官陳設儀仗於丹陛之東西及丹墀東西女官擎執者立于寶座之左右陳内樂於丹陛東西北向設而不作設箋案于殿東門外設班首拜位及各命婦拜位于丹墀北向設司贊位於丹墀東西設司賓位於命婦班之北東西相向設内贊二人於殿内東西命婦至宮門外司贊引命婦入就拜位女官具服侍班如常儀尚冠尚衣等官詣内奉迎尚儀奏請陞座皇后具禮

服出導從如常儀陞座司賛唱班齊賛四拜外賛唱進
箋賛衆命婦跪引箋案女官二人由殿東門入至殿中
箋文不宣命婦皆興司賛唱四拜尚儀跪奏禮畢皇后
興還宫命婦以次出

鹵簿

丹陛儀仗三十六人黄麾二戟五色繡旛六戈五
色繡旛六鍠五色繡旛六小雉扇四紅雜花團扇
四錦曲葢二紫方繖二紅大繖四

丹墀儀仗五十八人班劒四金吾杖四立瓜四卧
瓜四儀刀四鐙杖四骨朶四斧四響節十二錦花
蓋二金交椅一金脚踏一金水盆一金水鑵一方
扇八
宮中常用儀衛二十人内使八人青五色繡旛二
金斧二金骨朶二金交椅一金脚踏一宮女十二
人金水盆一金水鑵一金香鑪一金香盒一金唾
壺一金唾盂一拂子二方扇四宮女服用紫色圓

領穿袖褊剌折技小葵花於上以金圈之珠絡縫金束帶紅裙弓樣鞵烏紗帽飾以花帽額綴團珠結珠鬘梳垂珠耳飾

冠服

冠為圓匡冒以翡翠上飾以九龍四鳳大花十二樹小花如大花之數兩博鬢十二鈿服褘衣深青為質畫翠赤質五色十二等素紗中單黼領朱羅縠褾襈裾蔽膝隨衣色以緅為領緣用翟為章三

等大帶隨衣色朱裏紕其外上以朱錦下以綠錦鈕約用青組玉革帶青襪青舄舄以金飾凡朝會受册謁廟皆服之燕居則服雙鳳翊龍冠首飾釧鐲以金玉珠寶翡翠隨用諸色團衫金繡龍鳳文帶用金玉

命婦冠服

一品冠花釵九樹兩博鬢九鈿服用翟衣色隨夫用紫繡翟九重素紗中單黼領朱縠褾襈裾蔽膝

隨裳色以緅為領緣加文繡重翟為章一等大帶隨衣色革帶用玉青襪舄佩綬二品冠花釵八樹兩博鬢八鈿服用翟衣八等其色隨夫用紫革帶用犀角餘並同一品三品冠花釵七樹兩博鬢七鈿翟衣七等其色隨夫用紫革帶用金餘同二品四品冠花釵六樹兩博鬢六鈿翟衣六等其色隨夫用紫革帶用金餘同三品五品冠花釵五樹兩博鬢五鈿翟衣五等其色隨夫用紫革帶用烏角

餘同四品六品冠花釵四樹兩博鬢四鈿翟衣四等其色隨夫用緋革帶用烏角餘同五品七品冠花釵三樹兩博鬢三鈿翟衣三等其色隨夫用緋革帶用烏角餘同六品

崇禎五年三月二十八日皇后千秋命婦例當朝賀久不行閣擬二票一免一是上用是字而是時京官以驛遞禁用夫馬罕携家者多携妾媵即間有之亦多不習是日惟勳臣成國公朱純臣夫人

韋氏等七人文職禮部侍郎姜逢元詹事何吾騶兩淑人而已然何淑人尚云候封則未封也又鴻臚卿等三人武職都督十五人共命婦二十七人耳教坊司奉鑾等官妻李氏四名口女樂來定三十六名口其日甫明中宮已御仁智殿行禮畢命婦即歸亦無頒賞例也先十日文書房傳諭文武命婦從西安門北安門進西華門赴武英殿行禮仁智殿在武英後中宮受朝賀之所也

甲戌三月命婦再朝賀林尚書欲楫莊少司農欽

隣二夫人與焉諸命婦可百餘人自西華門外下

輿入門復肩輿至武英殿門外下黎明皇后升殿

諸命婦入排班下手立四拜女官宣箋表跪班首

成國夫人入殿內致詞命婦皆跪三叩頭起四立

拜而出以立為拜不復俯伏也是日皇后母嘉定

伯夫人亦入班朝賀畢即名入殿皇后欲設座拜

之辭不許皇后面有淚痕先是二十四日上以祈

雨出宿文華是日方入宫故事東西宫備宴奉邀
上與中宫上座上以齋素辭翌日再出文華
崇禎帝事皇嫂懿安皇后甚恭每年十月初六為
懿安聖節許命婦朝賀崇禎辛巳十月行賀文官
命婦無一至者惟武命婦十八人耳上命司禮監
呼儀制司詰問時道路冦警又楊司馬嗣昌嚴中
驛禁官至八座僅用夫二十名以次遞減僅至數
名勢難携家也教坊司女樂舊用一百十五人後

惟用三十餘人耳

春明夢餘録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春明夢餘録卷十二

吏部左侍郎孫承澤撰

文淵閣

文淵閣係中秘藏書之所明初伐燕詔大將軍收秘書監圖書典籍太常法服祭器儀衛及天文儀象地里戸口版籍既定燕詔求遺書散民間者永樂辛丑命修撰陳循將南内文淵閣書各取一部至京計取書一百櫃

載以十艘又遣官四出購買故閣中所積書計二萬餘部近百萬卷刻本十三抄本十七蓄積之富前古所未有也嘉靖中閣災書移通集庫及皇史宬

洪容齋云梁元帝在江陵蓄古今圖書十四萬卷將亡之夕盡焚之隋嘉則殿有書三十七萬卷唐平王世充得其舊書於東都浮舟泝河盡覆於砥柱貞觀開元募借繕寫兩都各聚書四部祿山之亂尺簡不存代宗文宗時復行搜採分藏於十二

庫黄巢之亂存者葢尠昭宗又於諸道采訪及徙雒陽蕩然無遺宣和殿太清樓龍圖閣所儲靖康蕩析之餘盡歸於燕觀此則知燕之書葢合宋金元三朝所蓄而為一代之書計數百萬卷縹緗之富遠勝前代也

周禮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又有外史掌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書漢氏圖籍所在有石渠石室延閣廣内貯之於外府又有御史居殿中掌蘭臺秘書

及麒麟天祿二閣藏之於內禁後漢圖書在東觀桓帝延熹二年始置秘書監一人掌典圖書考合同異唐制秘書省掌經籍圖書之事秘書郎掌四部圖籍較書郎掌較讐典籍刊正文章宋有秘書監掌古今經籍圖書國史實錄天文歷數之事官有少監監丞屬有著作郎秘書郎較書正字各以其職隸於長貳明初設秘書監秩正六品先除監丞一員直長二員使掌秘書後改典籍及文淵閣

中書移之他所而典籍乃為内閣辦事官失立官之意矣弘治五年閣學士邱濬請於文淵閣近地别建重樓不用木植但用磚石將累朝實錄御製玉牒及干係國家大事文書盛以銅櫃庋於樓之上層如詔冊制誥行禮儀注前朝遺文舊事與凡内府衙門所藏文書可備異日纂修全史之用者盛以鐵櫃庋之下層每歲曝書先期奏請委翰林院堂上官一員曬晾事畢封識内外衙門因事欲

有稽考者必須請旨不許擅開旨允行正德間閣學士楊廷和請令中書胡熙典籍劉偉與主事李繼先查校書籍由是盜出甚多永樂初問文淵閣書皆備否解縉對經史粗備惟子集尚缺上曰士人稍家皆欲積書況朝廷可闕乎遂召禮書鄭錫令擇通知典籍者四出購求且曰書籍不可較價值惟其所欲與之又曰置書不難須常覽有益

洪武二年八月詔儒臣修纂禮書其書以吉凶軍

賓嘉冠服車輅儀仗鹵簿字學樂為綱所該之目吉禮十四曰祀天曰祭地曰宗廟曰社稷曰朝日曰夕月曰先農曰太歲風雲雷雨師曰嶽鎮海瀆天下山川城隍曰旗纛曰馬祖先牧馬社馬步曰祭厲曰祀典神祇曰三皇孔子嘉禮五曰朝會曰冊拜曰冠禮曰婚禮曰鄉飲酒賓禮二曰朝貢曰遣使軍禮三曰親征曰遣將曰大射凶禮二曰弔賻曰喪儀又冠服車輅儀仗鹵簿字學各一樂三

曰鍾律曰雅樂曰俗樂凡陞降儀節制度名數纖悉備具通五十卷賜名大明集禮

洪武二十六年上以諸司職有崇卑政有大小無方冊著成法恐後之涖官者罔知職任政事施設之詳命吏部同翰林官倣六典之制自府部以下諸司凡其設官分職之類彚編為書名曰諸司職掌行之

洪武二十八年脩寰宇通志其書方隅之目有八

東距遼東都司又自遼東東北至三萬衛西極四川松潘衛又西南距雲南金歯南距廣東崖州又東南至福建漳州府北暨北平大寧衛又西北至陜西甘肅為驛九百四十浙江福建江西廣東之道各一河南陜西山東山西北平湖廣廣西雲南之道各二四川之道三為驛七百六十六凡天下道里縱一萬九百里横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四陲之驛不與焉

永樂中命解縉纂集類書為文獻大成嫌其未備乃命姚廣孝重修正總裁三人副總裁二十五人纂修三百四十七人催纂五人編寫三百三十二人看詳五十七人謄寫一千三百八十一人續送教授十人辦事官吏二十人凡二千一百八十人永樂五年十一月告成凡二萬二千二百一十一卷裝成一千九十五本各以韻為類賜名永樂大典貯文淵閣副本貯皇史宬

永樂中命儒臣集宋儒五經四書傳註纂修之其諸儒論說於傳註互發足其所未備者分註其下不合者不取周官儀禮不課士置科不列書成賜名四書五經大全書諸儒語錄足羽翼聖經者彙為一編賜名性理大全書

成化十年命編纂宋元綱目以閣臣彭時等為總裁官以宮坊翰林劉珝邱濬程敏政劉健楊守陳尹直彭華謝一夔等為纂修官分八館未五年而

書成

弘治五年命內閣諸臣倣唐宋會要及元人經世大典大元通例編成一書賜名大明會典其書以諸司職掌為綱以度數名物儀文等級為目附以歷年事例使官各領其屬而事皆歸於職用備一代定制以便稽考嘉靖二十八年修之萬歷十五年再修之一代之大經大法備焉其餘諸書不具載

陸文裕深曰宋太宗平列國所得裸將之士最多無地以處之於是設六館修三大部書命宋白等總之三大部者冊府元龜太平御覽文苑英華也御覽外又修廣記五百卷永樂靖難後修永樂大典亦此意余按宋太宗詔諸儒編集故事一千卷曰太平總類文章一千卷曰文苑英華小說五百卷曰太平廣記醫方一千卷曰神藥普救總賜名曰太平御覽若冊府元龜一千卷乃真宗編集也

文裕所考或未確乎至靖難之舉不平之氣遍於海宇文皇借文墨以銷壘塊此實係當日本意也

附記内府刊刻書目

五倫書十二本一千七百一葉周易大全十二本一千一百十八葉書傳大全十本七百六十三葉詩傳大全十二本九百七葉春秋大全十八本一千四百五十九葉禮記大全十八本一千二百五十九葉書傳六本五百八十三葉易傳六本五百

八十二葉詩傳六本三百三十五葉春秋四本四百四十葉禮記八本一千六十一葉四書大全二十本一千五百九十九葉四書集註十八本八百二十葉性理大全三十本二千二百六十九葉資治通鑑綱目四十本四千一百葉續資治通鑑綱目十四本一千一百二十二葉少微通鑑節要二十本一千四百三十八葉資治通鑑節要續編二十本一千六百八十三葉晏宏資治通鑑綱目三

十本四千二十葉文獻通考一百本一萬八百三十六葉歷代名臣奏議一百五十本九千七百二十葉歷代通鑑纂要六十本三千七百三十二葉大明會典一百四十本六千五百九十葉事文類聚一百三十本八千三百六十葉大明一統志四十本三千一百五十葉明倫大典二十四本七百二十葉大明集禮三十六本二千四百七十六葉大學衍義補四十本三千六百葉對類十二本八

百七十三葉諸司職掌三本四百二十八葉大明官制二本三百十葉大明律二本二百七葉御製大誥四本二百五十三葉御製文集八本七百十三葉御製詩集二本八十四葉洪武正韻五本五百葉經史海篇直音五本五百十二葉韻府羣玉十本一千四十葉玉篇二本三百十五葉廣韻二本二百二十五葉詩韻釋義二本一百五十八葉經書音釋二本一百七葉詩學大成十四本一千

葉四書白文六本三百十二葉許氏說文八本六百五十葉爾雅埤雅四本三百九十七葉孔子家語三本一百四十四葉呂真人文集二本二百四十葉列女傳三本一百二十五葉通書大全八本九百九十葉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十本八百七十六葉神課金口訣二本二百四十葉選擇歷書二本二百五十六葉臞仙肘後神樞二本一百七十八葉三國志通俗演義二十四本二千一百五

十葉雍熙樂府二十本一千七百五十三葉貞觀政要六本三百七十葉歷代臣鑑十本五百六十葉聖學心法四本三百十五葉居家必用十本八百八十葉飲膳正要三本一百七十五葉釋文三註千字文一本七十一葉蒙求一本一百四十五葉胡曾詩一本九十九葉唐賢三體詩二本一百七十二葉古文精粹二本二百五十六葉李白詩四本三百六葉高皇后傳一本四十七葉女訓一

本四十九葉內訓一本五十葉以上三種共一帙日傳訓同函尚書孝經大學中庸五本三百三十六葉選詩補註三本三百十二葉唐詩鼓吹五本二百六十六葉周易占法二本二百四十葉草堂詩餘二本一百九十葉獻皇帝恩紀含春堂詩餘二本二百四十葉小四書三本二百四十葉明心寶鑑二本一百十五葉擊壤集四本三百五十葉勸忍百箴四本三百葉古文真寶四本三百九十一葉醫要集六

本二百八十葉草韻辨體六本二百七十葉增定
古人譯語十一本一千七百八葉評史心見六本
三百五十葉通鑑博論三本二百九十葉證類本
草十本一千三百四十五葉皇明祖訓一本五十
葉祖訓條章一本十二葉皇明典禮一本九十五
葉洪武禮制一本八十二葉御製洪範篇序一本
三十葉稽古定制一本十九葉慈聖宣文皇太后
女鑒一本六十九葉鄭氏女孝經一本四十二葉

又女訓内訓同前曹大家女誡一本十六葉内則詩一本六十二葉内令一本十二葉昭鑒録一本五十二葉勸政要典一本七十三葉外戚事鑒一本六十八葉山居四要一本八十三葉省躬錄一本七十二葉祥異賦一本四十九葉步天歌一本八葉傳心妙訣一本四十五葉詳明算法一本一百十葉草字碎金一本九十二葉真字碎金一本九十二葉千家姓一本五十九葉孝順事實一本

二百九十二葉為善陰隲一本二百七十二葉小學書解一本一百六葉忠經一本四十二葉孝經大義一本四十三葉歷代紀年一本三十六葉四時歌曲一本十一葉隨機應化錄一本六十葉高皇帝道德經解一本六十九葉達建字孝經一本四十二葉醫按經一本三十二葉蒙求白文一本二十九葉山歌一本四葉舌人譯語一本八十八葉古字便覽一本五十二葉八行遺事集一本二

十八葉警世編一本三十葉忠經直解一本十六葉太上感應靈篇一本九十二葉憲綱一本五十葉百家姓一本十葉千字文一本十七葉孝經一本十六葉大學一本三十六葉中庸一本五十六葉千家詩一本四十四葉神童詩一本十二葉四書雜字一本十二葉七言雜字一本十三葉三字經一本二十六葉啓蒙集一本四十葉啓蒙書法即永字八法一本二十一葉草訣百韻一本十四

葉草訣百韻歌三本四十葉八行圖說一本四十一葉孝經直解一本三十三葉周公解夢書大全二本七十葉四書直解二十六本一千八百四十葉書經直解十三本八百二十葉通鑑直解二十五本一千四百二葉帝鑑圖說六本三百五十六葉洪武正韻玉鍵二本一百三十葉其餘釋道書不載

春明夢餘録卷十二

春明夢餘録卷十三

吏部左侍郎孫承澤撰

皇史宬

皇史宬在重華殿西建於嘉靖十三年門額以史為叏以成為宬左右小門曰韹㕓以龍為韹皆上自製字而手書也中貯列朝實録及實訓每一帝山陵則開局纂修告成焚稿椒園正本貯此實録中諸可傳誦宣布者

曰寶訓宬中四周上下俱用石甃中具二十臺永陵定陵各占二臺

周禮宰夫八職有史以贊治漢法太史公位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唐宋宰相皆兼史官自成周有左右史漢有起居注唐宋之起居舍人著作郎皆史官也明初猶設起居注如洪武中宋濂為起居注劉基條答天象之問命付史館永樂中王直以右春坊右庶子兼記起居後不

知廢於何時惟以脩撰編脩檢討掌國史遇有纂修以勲臣爵高者一人監脩閣學士為總裁翰林學士為副總裁至萬歷初閣學士張居正言國初設起居注後定官制設翰林院脩撰編檢等官以記載事重故設官加詳非有所罷廢也但自職名更定之後遂失朝夕記注之規以致累朝史文闕略世宗皇帝嘗諭大學士張璁曰古左右史即今編檢等官今居此職者弗盡乃事何也是記録之

職本自備官而臣下曠廢之耳邇者纂修世宗穆宗實錄臣等秖是總裁凡所編輯不過諸司章奏稍加刪潤櫽括成篇至于仗前柱下之語章疏所不及者即有見聞無憑增入是以兩朝之大經大法罔敢或遺而二聖之嘉謨嘉猷多所未備此皆史官職廢致然也今日講官密邇天顏見聞真切又每從閣臣後出入便殿即有密勿謀議非禁秘不可宣洩者皆得知聞宜令講官日輪一員專記

起居錄聖諭詔勅册文及內閣題稿其朝廷政事見諸司章奏者另選年深文學素優史官六員編纂仍遵照祖制除御殿外例內史官侍班常朝列班六科給事中之上午門列御座西稍南專記注言動凡郊祀耕籍幸學大閱諸大典有舉輒書至不時宣召及大臣秘殿獨對恐有宣洩則自紀聖諭及奏對始末封送史館詮次其諸司章奏該科奉旨發部即全抄送閣轉發史館其紀錄體例祗

備事由顛末日月先後待異日之考求所貴核實
不尚文詞不得妄以已意及輕信傳聞為襃貶每
月終史官編草稿為七册一起居六册六曹于册
面記年月記史官姓名送閣驗訖即投小櫃用文
淵閣印封鎖歲終内閣同各史官開取各月草稿
収入大櫃印封如前永不開視旨允行一日神宗
顧見史官還宫偶有戲言慮外聞自失曰莫使起
居聞知聞則書矣起居之有益於主德如此元宰

相拜珠言朝廷雖設起居注所錄皆臣下聞奏事目上之言動宜悉書付史館蓋起居之廢其職自元已然觀通鑑續編所紀元人事實與明之實錄規格不甚相遠以此知明之實錄乃國初諸人襲元人之法而成所以遠不及古

大學士王鏊云前代修史有起居注左史記言右史記動如晉董狐齊南史皆以死守職司馬遷班固皆世史官通知典故所紀君臣言動皆得之親

覩記後世讀之如在目前我朝翰林皆稱史官立
班雖近螭頭然猶遠在殿下未能執筆左右成化
以來職纂修者惟取六部前後章奏分為十館以
年月編次成書總裁官惟略加删削便稱實錄不
知後世將何憑以成信史乎竊惟國家二百餘年
制度文為咸正罔缺惟正史未有成編將來何所
考信王文恪慮之甚是至萬歷年間閣臣陳于陛
請修正史詔從之於是開館分局集累世之實錄

采朝野之見聞紀傳書志頗有成緒忽遭天災化為煨燼史事益屬茫然矣然古今正史自遷固外如左邱明范煜陳壽王隐于寶裴子野習鑿齒袁宏之倫各有藏史傳之永久不必皆世史也倘一日開弘文延儒碩寬忌諱之網採稗官家乘之言博覽廣詢寧無左邱明輩贊成筆削盛典者乎

史貴世官官廢則貴世才司馬談之子遷劉向之子歆班彪之子固尚矣後尚有王銓之子隐姚察

之子簡李太師之子延壽劉知幾之子餗以後更無聞矣史之職壊于宋之李昉宋琪建議復時政記自送史館先進御而後付有司史遂不敢有直筆

唐修史例

後唐同光二年四月勑史館司本朝舊例中書并起居院諸司及諸道州府合録事件報館如左時政記中書門下録送起居注左右起居郎録送兩

省轉對入閤待制刑曹法官文武兩班上封章者各錄一本送館天文祥變占候徵驗司天臺逐月錄報并每月俱送歴日一本祥瑞禮節逐季錄報并諸道合畫圖申送蕃客朝貢使至鴻臚寺勘風俗衣服貢獻物色道里遠近并具本國王名錄報外藩入寇來降表狀中書錄報露布兵部錄報軍還日并主將姓名具攻陷虜殺級數并所因繇錄報變改音律及新造調曲太常寺具錄所因并樂

詞牒報法令變革斷獄新議赦書德音刑部具有
無牒報詳斷刑獄昭雪寃濫大理寺逐季牒報州
縣廢置及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有旌表門閭者戸
部録報有水旱蟲蝗雷風霜雹戸部録報封建天
下祠廟叙封追封邑號祠封司録報京百司長官
刺史以上除授文官吏部録報公主百官定謚考
功録行狀并謚議逐月具有無牒報宗室任官課
績并公主出降儀制宗正寺録報刺史縣令有灼

然政績者本州官錄申奏仍具牒報武官兵部錄進報諸色宣勅門下中書兩省逐月錄報應碩德殊能高人逸士久在山野著述文章者本州縣各以官秩勘問的實申奏仍具錄報應中外官薨已請謚許本家各錄行狀一本申送此唐故事也後之史館但取辦於升遐之後遺漏紕謬已多此當脩明典章以補不逮

宋史

宋元祐中修神宗實錄頗不直紹興中昭慈太后孟以誕辰天子置酒上壽歡甚昭慈忽泣數行下已慨然曰吾老矣國家多難猶幸見今日也有一事當為官家言吾不言死不瞑矣帝頓首請太后曰吾逮事宣仁古今母后之賢罕有其比奸臣快其私憤厚加謗誣建炎初雖下詔昭雪而國史未經刊定謂後世何吾意在天之靈不無望于官家也帝頓首受教遂命直史館范冲等刊定噫後世

誣史安得此賢明太后耶
曾布修定神宗實錄舊本則用墨書新修者用朱
書之刪去者用黄抹之每一卷竟納禁中將滅其
迹而使新錄獨行也及梁師成用事自謂蘇氏遺
體頗招元祐諸家子弟為道之諸家子弟幸其書
尚存固勸令傳錄師成如其言而舊本遂傳及紹
興中以昭慈太后之言令范冲等刋定舊文墨書
刪去者黄書新修者朱書世謂之朱墨史明光廟

實錄成于初者大約出侍郎張邦之手而少師葉向高取裁焉及以黄承昊之言魏廣微輩復嗾魏忠賢令改修及告成之日則崇禎改元之歲矣衆正未登書仍進呈須賫送至皇史宬閣臣有欲焚舊本者賴大璫王體乾不可而止兩存宬中信史之不泯皆賴兩璫之力亦一奇也

嘉靖中閣臣李時言宋史當另修上曰修史甚好既要公又要出一人之手乃好世宗此言甚確蓋

班馬荀范諸史出一手故佳即歐陽文忠與宋景文同修唐書已不及五代史矣

宋遼金三史

元命托克托修三朝史山陰楊維禎上正統辨謂今日之修三史宜莫嚴于正統與大一統之辨矣吾嘗究契丹之有國自灰牛氏之部落始廣其初枯骨化形戴猪服豕見於葉隆禮所撰契丹國志中八部之雄至于安巴堅披其黨而自尊迨耶律光

而其勢浸盛契丹之號立于梁貞明之初大遼之號復改于漢天福之日自安巴堅訖于天祚凡七主歷二百一十有五年夫遼固唐之邊藩也乘唐之衰虎視而起石晉氏通之且割幽燕以與之遂得據有地利而石晉氏不得不亡矣而議者以遼承晉統吾不知其何統也再考金之有國始于完顔氏初實臣屬于契丹者也至阿固達攘袂奮發于道宗之世遂得因契丹之衰而據有其國改稱

國號于宋重和之元相傳九主凡歷一百一十有
七年而議者又以金之平遼克宋帝有中原而謂
接遼宋之統吾又不知其何統也再考宋祖生于
丁亥而建國于庚申我太祖之降年與建國之年
亦同宋以甲戌渡江而平江南于乙亥丙子之年
而我王師渡江平江南之年亦同故世祖平宋之
時有過唐不及漢宋統當絕我統當續之諭是世
祖以歷數之正統歸之于宋而以今日接宋統之

正者自屬也元人不能用於是宋遼金各為史

金史

元學士王惲記王鶚事云王承旨名鶚字百一東明人金正大元年甲申狀元入元授官翰林承旨日見寵遇一日以祭葬故主上請允之為位哭汝水上哀動左右乃私謚為義宗據法君死社稷曰義其忠不忘君如此又上史院奏帖有云自古有可亡之國無可亡之史蓋前代史冊必代興者與

修蓋是非與奪待後人而可公故也上允之然彼時有元好問者金亡隐居于家築野史亭著南冠錄以載金事元人修史多採之金史不亡二人之力也

歐陽元曰明宗皇帝詔修遼金史揭公傒斯與其選人問修史之道何先公曰收書用人又問用人何先曰用人先論心術心術者修史之本也心術不正其他雖長不可用此千古篤論

元史

洪武元年上命起居注宋濂漳州府通判王褘為總裁徵山林遺逸之士汪克寬胡翰趙汸陶凱高啓等同修元史自元統至正間事無可據遣儒士歐陽佑等詣北平采訪明年再修仍濂褘總裁而以趙壎朱佑貝瓊張孟兼等同修然備員而已筆削皆取上裁且見文稍深古者輙芟去曰惡用是獨即舊志為書可矣時楊維楨年七十餘亦聘至

修史史成作老容婦吟見意放歸

宋濂修元史記洪武元年秋八月上既平定朔方九州攸同而金匱之書悉輸於秘府冬十有二月乃詔儒臣發其所藏纂修元史以成一代之典而臣濂臣禕實為之總裁明年春二月丙寅開局至秋八月癸酉書成紀凡三十有七卷志五十有三卷表六卷傳六十有二卷丞相宣國公臣善長率同列表上已經御覽至若順帝之時史官職廢皆

無實錄可徵因未得為完書上復詔儀曹遣使行
天下其涉於史事者令郡國上之又明年春二月
乙丑開局至秋七月丁亥書成又復上進以卷計
者紀十表二傳三十有六凡前書有所未備頗補
完之其時與編摩者則臣趙壎臣朱佑臣貝瓊臣
朱世廉臣王廉臣王彝臣張孟兼臣高遜志臣李
懋臣張宣臣李汶臣張簡臣杜寅臣俞寅臣殷弼
而總其事者乃臣濂與臣禕焉合前後二書復釐

分而附麗之共成二百一十卷舊所纂錄之士其名見於表中者或仕或隠皆散之四方獨壎能始終其事云昔者唐太宗以開基之主干戈甫定即留神於晉書勅房元齡等撰次成編人至今傳之肆惟皇上龍飛江左取天下於羣雄之手大統既正亦詔修前代之史以為世鑒古今帝王能成大業者其英見卓識若合符節蓋如是嗚呼盛哉第臣濂等以荒唐繆悠之學義例不明文詞過陋無

以稱塞詔旨之萬一夙夜揣分無任戰兢令鏤板訖功謹繫歲月次第於目錄之左庶幾博雅君子相與刋定焉洪武三年十月十三日史臣金華宋濂謹記

明史

洪武實錄凡三修建文即位初修王景充總裁靖難後再修總裁解縉縉得罪後三修總裁楊士奇初修再修時士奇皆秉筆以一人而前後依違者

甚多

明史可議者如建文嗣位頗稱賢明乃以靖難之故去其年號不存實錄之末輯楊文懿守陳曰國可滅史不可滅靖難後不記建文君事遂使當時政典方黃死事諸臣皆闕落無傳及今蒐采猶可補輯此偉議也崇禎壬午都尉鞏永固給事沈胤培俱疏請未行

景帝已正位號英宗實錄猶稱郕戾王附夫景帝

與于忠肅再造乾坤有功宗社當時戾字之謚已
違公議後憲宗追稱景帝乃不為之稱宗改謚而
實錄仍書郕戾王附
嘉靖初纂修武宗實錄差進士訪求事實蘇州府
聘楊循吉主之其所修有吳郡纂修實錄冊凡例
可觀及隆慶以後改行提學行邑行學學官令禮
生秀才抄錄一二大臣墓誌塞責于是史無所取
材

監修實錄惟用元勲一人此非定制考英宗修仁
宗實錄以英國公張輔成山侯王通少師蹇義少
保夏原吉為監修官則文武並用官不必盡詞林
元勲亦不止用一人此可為修史例
石民集云列朝皆有實訓如穆宗於隆慶六年正
月下旬不豫二月十二忽出視朝諸相趨而往則
已下金臺怒而欲出執高文襄拱手語不甚了了
文襄固請其所以怒曰甚事不是内官壞了此言

何等明切可以式子孫戒後世實訓乃不載
天啓初議修神廟實錄御史郭增光疏云請就往
日輔臣中功罪較然在人耳目者畧陳大槩為授
簡佐一得焉高拱以裕邸之舊知受托孤之明命
雖崎嶇於雲間江陵兩才相阨卒能總持銓衡懋
建功業所稱經濟之名流非乎張居正得君行政
致治精嚴固自有功於國而奪情起復獲罪名教
則瑕瑜存而名實不相掩可已王家屏以講幄之

特遇矢建儲之孤忠雖儌倖於批鱗扶纓一去為
恝然而竟令君心感悟嘿定元良所稱翼戴之誠
臣非乎至於王錫爵大略雄才高睨濶步豈不顯
名於時而三王並封幾危宗社則得失衡而失浮
於得多矣趙志皐鄙而莽張位狡而狠皐輕主封
貢貽害尚在屬國位寮揭礦稅流毒則在生靈二
臣相較而位之罪大於皐不獨以其貪也沈一貫
之惡莫甚于楚事妖書駢僇諸宗羅織無辜皆一

貫以前所未有朱賡之失又在黨助一貫傳衣扇惡妨賢蔽主皆一貫之後所隐留二臣同傳而貫之罪重乎賡亦不以其貪也假令於此隨人立論據事直書則正人一生志行不白于羣奸者待信史而白奸回無窮過惡不誅於生前者待信史而誅授簡之光也臚列諸輔功罪可謂史之董狐未可以人廢言

崇禎十五年六月有御史吳履中一疏可備授簡

者之助其略曰皇上臨御初年天下猶未大壞也
特用一溫體仁顯託嚴正之義陰行娟嫉之私凡
正人君子必百計摧折以致賢士解體救過不遑
使朝廷不得任人以治事而釀成大害之源者體
仁之罪狀也專任一楊嗣昌以欵撫為忠謀以四
事為實政加練餉以刈割海内致使民怨天怒災
旱頻仍四海困窮盜賊蠭起而結成大亂之勢者
嗣昌之罪狀也又曰皇上治尚嚴明也而引之於

苛刻刑欲當罪也而引之於從重皇上念與事之善無由見於天下而亂臣賊子無知小民遂見為朝廷闕失敢於非議而叛背之此亡國之定案
朱閣學國禎云正德四年孝宗敬皇帝實錄成時焦芳操筆褒貶任意葉盛何喬新彭韶謝遷天下所稱正人皆肆詆誣嘉靖元年御史盧瑗奏孝宗實錄多焦芳曲筆乞改正上曰焦芳任情天下自有公論不必改修

又曰我朝攻道學者自焦芳始然只從聲音容貌描寫已不堪讀越六十年游居敬攻湛甘泉則進一步矣又六十年郭興治郭允厚朱童蒙連攻鄒元標允厚比之山東妖賊非所謂愈趨愈下者耶

三朝要典

朱閣學大事記曰天啓五年禮科給事中楊所修請編纂三案事成書如明倫大典例其黨起而和之六年正月開館五月書成閣臣請其名曰傳信

鴻編曰三大政紀中旨定曰三朝要典梃擊始于萬歷乙卯五月紅丸始于泰昌庚申八月移宫始於是年九月先梃擊首列詔諭之關係者為原始閣臣顧秉謙黄立極馮銓等總裁掌院施鳳來等為副刊行頒布天下

大事記曰甚哉小人之愚自供罪案又代為他人發揚盛美也要典一書先叙爭者之疏附以史斷曲詆妄詈無所不至然後綴以駁者之疏主其事

者徐大化等五人由今而觀五人何人肉足食乎骨之臭可洗乎前之爭者不啻百十人或死或廢其疏稿未必盡存子孫未必能盡守纂者亦安能一一搜集而要典収之略備借天子威靈既藏内府又下郡邑遍散民間幾與六經四書並行可謂密矣未幾内府告燬而散者不可収人皆得而見之于爭者無不擊節歎賞于駁者無不切齒唾駡而史臣數語叚叚可恨可羞纎莫加焉罪莫甚焉

是殆天奪之魄自投穢廁中嘍嘍有味而沒頂不可拔也五人既坐大詬其二又攖大僇如劉廷元如岳駿聲對簿求勝猶曰常情又霍維華者天分儘高筆底甚𢰅只以一外轉憒憒入其中兩出疏為助既躋崇顯欲以視師避逆賊之染計其生平果可當此任而事則已無及矣廷元自請南兵亦是此意二人與駿聲皆有才皆可為平世卿士吾甚惜之如逆賊既害多少善人又累多少才人從

古巳然立身者不可不察總之功名之念一澹則思過半巳

蔣閣學德璟曰嘉靖中明倫大典爲議禮諸臣發然實出上意若天啓中三朝要典則諸人㗂魏璫爲之以爲諸君子罪案中作論斷尤多舛倪公元璐上疏請燬之時德璟在禮部亦言于内閣謂既有實錄此書可燬内閣楊公景宸深以爲然遂焚其板楊公亦與修要典者侍讀孫之獬力言不可

燉痛哭失聲相傳以為怪
崇禎元年侍讀倪元璐上言竊見主梃擊者力護
東宮爭梃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
紅丸者原情之論主移宮者弭變幾先爭移宮者
持平事後六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也未幾而魏
忠賢殺人則借三案羣小求富貴則借三案故凡
推慈歸孝於先皇正其頌德稱功於義父批根今
日則衆正之黨碑免死他年即上公之鐵券由此

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共議要典者魏氏之私書以
臣所見惟燬之而已是年五月燬三朝要典諭朕
惟皇祖皇考洎於熹皇止慈止孝炳若日星載之
實錄自足光昭盛美乃復增三朝要典一書原不
能於已明之綱常復加揚闡徒爾刻深傳會偏駁
不倫朕無取焉可將皇史宬内原藏一部取出燬
之仍傳示天下各處官府學宫所有書板盡燬不
存自今而後官方不以此書定臧否人材不以此

書定進退惟是三朝原無遺議紹明前烈注意編摩諸臣各宜捐去成心勿滋異論務襄朕清平之治欽哉

光宗實錄

朱閣學大政紀云實錄改修惟文皇行之於建文朞以未備重修光宗在位止一月實錄先上以三案改修蓋羣奸仗魏逆之勢恣行如此首先建議者黄丞昊也把持塗改者霍維華謝啓光徐紹吉

也

葉文忠向高曰光皇在位僅一月實錄所載多濳邸時事然其間亦有干礙而難直書牽連而難盡書脱草日余與同官互閱皆以為允而自余歸後言者閧然以張差進藥移宫三事為非是得旨改正余思移宫事原未叙及其叙進藥亦甚平惟張差事則因王之寀疏侵張太宰余偕同官往問張曰此事之發生輩皆里居不及知其詳公親讞此

獄虚實云何張曰謀逆事千真萬真之案所發覺
事情無一不實其當時讞奏皆與之案同何以罪
我余又問當時風癲之説云何張曰此飾辭也安
有持梃入宫門而可稱風癲者此余與同官共聞
朝紳議論亦皆如是故實録中稍採其説而詞亦
委婉乃當時之言風癲者遂耽耽矣問官如岳駿
聲遂上疏力駁時局已變無敢出片辭言官從風
而靡皆附會駿聲而之案被重譴矣余念事關宫

闈似屬曖昧但罪疑惟輕施于他事則可東宮何地而持梃突入當時賴有中官格之耳萬一進而不止則跬步間便成大難而宗社有不測之憂矣在禮齒君之路馬有誅而春秋于許世子趙盾皆書弑君凡以絶干犯之萌為萬世立此大防也今毋論風癲之真假即使真癲而持梃入宮幾危儲貳可但以風癲赦罪而遂已乎况禁中千門萬戶他處不入而獨闖于東宮乎當王日乾告變已云

劉成麗保二奄有諆令張差所供復與之同似又不出于瘋癲者之口而神祖覧二奄于禁中不遣之就理亦聖意淵微可以黙喻者惟是事體重大難以深窮當日聖斷處分原自妥當至欲併此一段情形而盡没之竊恐千秋萬世而下終無以厭人心也

詞臣文震孟孝思無窮疏臣猥以非才備員史局頃因纂修熹宗皇帝實録從閣中恭請光宗皇帝

實錄副本較對見其間舛誤甚多而悖謬之大者
如先帝之冊立與梃擊紅丸大事皆祖三朝要典
之邪說而應和之蓋天啓三年七月十六日實錄
進呈則禮臣周炳謨等史官莊際昌等所纂修而
閣臣葉向高韓爌等所總裁者也至天啓六年逆
黨崔呈秀等謂實錄非實請旨重修則崇禎元年
二月十七日所進今皇史宬之所藏者也是時皇
上初登大寶要典未燬逆案未成閣臣黃立極等

不行奏明含糊從事後來諸臣亦無復發金匱之秘洗石渠之穢者要典雖焚邪説未殄凡先帝二十年青宫之憂患與夫一月天子萬年聖人等事俱隱而不彰斯固臣子之所痛心者也臣見皇上追念先帝冊封敬妃慎嬪以寄永思皇衷純孝孺慕彌殷薄海臣民咸為感動乃先帝紀載尚未清明使今日編修將何所據流傳後世又安取衷國是所關良非細故若謂已入史宬不可復出則逆

璫之矯旨且能行於當年聖明之獨斷豈不易於反手視為緩圖置不上聞亦非臣子之所安也臣謹摘其甚者上瀆睿覽一云當命哲之日詔誥恩賚儼然貿震器之重儲宮既定典制大明而浮議外滋無端蔓引皆好事者之過云云臣謹按先帝冊立一事自萬歷十四年以至二十八年廷臣羽翼國本有貶謫者有削籍者有遣戍者有廷杖者忘身殉國九死不移諸臣亦何利於已而為之縱

皇心有主未忍言夾日之功而精忠自盟豈可没
回天之力乃為浮議外滋無端蔓引一語抹殺謂
皆好事者之過此與三朝要典所稱姦黨構釁希
圖定策與三案諸姦一脉相貫者同一邪説也宜
改正者一一云四十三年五月有男子張差持挺
入東宫殿簷下擊傷門者中官共執之巡視皇城
御史劉廷元回奏張差話不情實語無倫次按其
迹若涉風魔稽其貌的是黠猾而刑部提牢主事

王之寀揑謀危東宮之說詞連二璫科臣何士晉

行人陸天受主事張廷等附和其說愈加激聒云

云臣按此即要典中梃擊一案也即據劉廷元疏

亦明言稽其貌的是黠猾而必欲以風癲二字草

草結局不容王之寀奏張差口詞指為揑謀何也

且張差有口舉朝豈應默然而一有言者輙曰附

和曰激聒則必使東宮無一護衛之人而後快乎

正與要典同一邪說宜改正者二一因工科給事

中惠世揚疏論劉廷元遂謂初張差狂闖蓟道闌入宮門廷元廵視皇城按狀風魔皇祖是其奏讞決平允自王之寀突揭搆釁徒黨因以為利借他事巇廷元未幾果顯攻風癲之案一時邪說世揚實為之倡云云臣按王之寀摘發張差之逆至於察處至於削奪後逮死詔獄莫敢議䘏即惠世揚身被五毒體無完膚所以不即死者逆璫欲借為戎首遍殺天下名流非宥之也幸聖明御宇僅免

一死尚稽啓事乃云徒黨因以為利斯亦何利之有焉況風癲之案忠臣義士所共明目張膽而攻者何候世楊為倡始顯攻之要典邪說宜改正者三一云張差闖入東宮言者紛紛御史劉光復言致辟行刑一獄吏任似不必言官詫為奇貨居為元功以此二語為異議者刺骨云云臣按劉光復之得罪也實以奏對越次然據其語但言皇上極慈愛太子極仁孝兩言亦未見其有功於神祖及

先帝而竒貨元功之語不可謂非抹殺忠義矣大抵闈宫一事梃及殿簷近侍俱踣亦天下竒變也必欲視為平常不當根究以為僅一獄吏之任此何心哉要典邪説宜改正者四一云方上疾大漸召李可灼并趣和藥悉出聖意一時臣工所共聞共見其後有造為許世子不嘗藥之論羣小附和囂然湧沸汚衊君父幾成晦暝之世亡何正論大明邪説漸滅且云李可灼往來思善門中使以聞

其傳奏姓名莫可得而問云云臣按此即要典中紅丸一案也昔唐憲宗殁杖殺方士柳泌泌蓋為憲宗製長生藥者彼豈不顧其主之長生而餌藥不效則殺之而不為過後世亦不以為冤今可灼進藥而先帝賓天縱謂之誤庸醫殺人律有明罪況誤傷天子乎此即肆諸市朝亦人情所愜而乃與顧命大臣同賜金帛比屢經論劾僅准致仕回籍此何以解於天下後世且宮闈之中傳奏姓名

豈遂不可窮詰稍欲窮詰即曰羣小曰汚衊曰晦
暝此皆要典邪説也宜改正者五以上五條僅摘
其尤悖謬者伏乞聖裁即勅史館逐一改正或取
天啓三年所進遺稿再加勘定入皇史宬庶千古
之是非不悖一代之袞鉞可憑而於皇上之達孝
亦有光矣方今兵戈未靖四郊多壘或謂臣言非
其時而邪説之害甚於兵戈自古記之矣况目覩
止孝之聖主永言維則何不俯循職掌仰佐涓埃

西垣筆記

光宗實錄進於天啓三年七月十六日實錄八卷寶訓四卷合目錄凡例十四冊監修英國公張惟賢總裁内閣大學士葉向高韓爌何宗彥史繼偕孫承宗朱國禎顧秉謙朱延禧副總裁尚書林堯俞侍郎鄭以偉周如盤錢象坤纂修侍郎周炳謨來宗道汪煇張鼐少詹董其昌諭德蔡毅中洗馬成基命贊善李康先中允姜逢元羅喻義孟紹虞

王祚遠曾楚卿修撰莊際昌張翀侯恪傅冠丁乾學其書立論頗正而又忠厚不盡人之情良史也自經改修人鮮有見其原本者謹錄其大要以備採擇

國本

萬歷十四年丙戌正月皇第三子生貴妃鄭氏出也貴妃進封皇貴妃時主鬯未定而貴妃最愛幸廷臣不無私憂會輔臣申時行等請冊立神宗諭

以元子嬰弱少待再請再諭如前旨禮臣沈鯉有
折衷典禮疏請加封恭妃得旨子顯母貴待元子
冊立加封科臣姜應麟疏請首冊恭妃次及貴妃
明詔冊立元嗣為東宮以定天下之本有旨謂其
疑君賣直降極邊雜職已吏部員外郎沈璟刑部
主事孫如法連疏言之俱被謫科臣楊廷相等論
救奉旨立儲以長幼為序祖宗家法朕仰遵成憲
俯察輿情豈肯以私意排公論姜應麟等揣摩上

意置朕于有過之地故特降處示懲非為奏請册
立之故國本有歸朕已明白曉示待期舉行毋得
妄疑瀆擾又傳諭内閣亦云然蓋神宗英明沉毅
修紀叙倫以為天性至親儲宫大典權統一尊事
宜獨斷至於宫闈倫序祖宗舊章宸慮先定矣
十五年丁亥正月申時行等請並舉建儲封王吉
典皇長子正位東宫皇第三子宜封大國聖諭候
旨行御史許守恩更申前封妃之説不報十八年

庚寅正月朔日神宗召見輔臣于毓德宫談論良久乃共以冊立豫教請將退有㫖令宣長哥來與先生每一見時上至皇三子亦至上侍立榻右神宗手携之輔臣仰視睿容稱賀神宗悦諭以此祖宗德澤聖母恩庇所致輔臣再進諦視神宗手引上向南正立輔臣因再請早定大計神宗頷之出再疏申請慰答不必煩擾以間天性禮部尋上疏請有如何紛紛奏擾意欲離間之㫖十月兩京九

卿科道合詞懇請而輔臣請之益力禮部尚書于
慎行以催激奪俸三月諭内閣以皇子長幼之序
豈有摇動朕意必待朕自處不喜于聒激耳凡諄
諄數百言輔臣錫爵又上疏申言凡稱間者貴而
使賤之親而使疏之也今上親挈元子明示臣等
以長幼之序臣等因勸冊立以成上之所欲貴又
因請豫教以成上之所欲親何名為間也且建儲
一事前有皇長子始生之明詔後有屢奉之明旨

公有兩部臣僚之合奏私有皇親鄭國泰之專請近有京城之流言遠有海內之喁望重以九廟之神靈兩宮之屬望皇上豈可差舉一念臣等亦豈敢苟順一言詞尤剴切神宗諭朕以誠實待天下豈有溺愛偏執之理俟過十齡冊立豫教當並舉十月內閣共疏請冊立有詔切責三輔臣各引疾輔臣王家屏獨當直謂欲釋衆疑莫若大信之發全欲解摇亂莫若聖志之發定疏凡再上神宗遣

内官傳諭以明年春夏科道等衙門不來瀆擾便於冬冊立而又傳各衙門造辦錢粮俟後年春舉行是時聖意已定蓋前詔所云自處者也而科臣胡汝寧以瀆奏罰俸

明年辛卯秋工部主事張有德以大禮儀物未備疏請有詔謂其邀功催激奪俸改冊立期于次年會内閣臣合疏爭之有旨詰責時首輔時行以病在告密揭言故科臣羅大紘中書黄正賓遂連疏

劾首輔皆削籍正實仍下詔獄杖百時行去國亦
尋去家屏乞與國同去不允
又明年壬辰科臣李獻可等以請豫教降職列名
者奪俸輔臣家屏封還御批疏救不報會申救者
皆獲譴家屏凡五疏爭之蓋念明主可以理奪引
義決去事宜少濟神宗雖聽家屏去而聖心益動
時以申救削籍者科臣鍾羽正舒弘緒陳尚象張
棟丁懋遜葉初春吳之佳楊其休李周策御史鄒

德詠錢一本而科臣孟養浩杖一百為民賈名儒
降邊方雜職
又明年癸巳有三皇子進封之旨時首輔王錫爵
以召至密揭建儲事言前皇上業有今春舉行之
旨乃兹屆期廷臣未有先發一言者故臣具疏手
封以進乞乘此時從中降諭決于春月舉行使盛
美盡歸于獨斷神宗復稱引祖訓立嫡條謂中宫
年尚少朕欲三皇子並封王而虛儲位以待嫡即

令輔臣擬諭錫爵擬二諭以進隨疏言待嫡之說臣未之前聞安敢奉詔昔漢宋母后有養育庶子故事無已請令元子母中宮而正儲位神宗不許曰奈何以僞亂真遂下前擬而並封之爭起光祿寺寺丞朱維京科臣王如璧戍邊俄免戍光祿寺卿涂杰寺丞王學曾削籍部科諸臣皆言與歷年成命不合語侵錫爵輔臣請九卿會議及面陳可否不允而科臣史孟麟上所撰條議錫爵以三誤

自劾神宗報曰卿自引咎置朕何地議乃寢是時
爭者則郎中于孔兼主事張納陛顧允成陳泰來
賈嚴薛敷教岳元聲若而人云
二十二年甲午二月上出閣講讀告于奉先殿朝
謁兩宮上之御講筵也儀度熟閑舉止凝重儒臣
進說經旨潛心聽受間有問答旁通大旨一日講
官焦竑仰叩以維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
大義上應曰只天命之謂性是已講官董其昌講

擇可勞而勞之上答曰此所謂不輕用民力也講官驚喜歎服時神宗深拱静攝上習讀經典皆有恒度神宗喜悦間與諸王子偕召防護有加焉而先是科臣張貞觀以請備出講儀仗降黎道照磨以論救罷

二十八年庚子三月詔議移皇長子居于慈慶宫再諭内閣以冊立有期而怒刑部主事謝廷讚之疏瀆且曰使天下臣民曉然知出自朕心斷不惑

于奸小之口也會是時天雨傳諭凡遇雨皇長子講學暫免一日十月戚畹鄭國泰疏欲先請冠婚次舉冊立科臣王士昌糾之禮部署部事侍郎朱國祚以國泰顛倒其詞與明旨相背恐釀國家無窮之禍無何科臣王德元請篤厚中宮之疏上神宗震怒杖之百且傳諭廷臣無瀆救以致遲延冊期

二十九年辛丑二月上移居慈慶宮是年輔臣沈

一貫屢揭催請諭以俟即擇日舉行九月十八日漏下二鼓諭內閣傳示禮部上冊立冠婚儀注十月十五日冊上為皇太子并封諸王上聖母徽號大赦天下

妖書

楚宗室訐奏楚王事行勘勘上事皆有跡于是物論紛然以楚藩為假王下廷議獨戶部尚書趙世卿總督倉場尚書謝杰謂王非假餘皆如楚宗言

郭正域請再勘神宗意殊難之沈一貫亦從中阻
格與正域相口語正域疏侵一貫且言其受楚王
金輔臣鯉頗右正域彼此之嫌生矣其後楚王復
訐奏正域勒歸聽勘楚事竟寢楚王遣人奏謝因
遺書謝諸貴人楚宗率衆途奪之備兵副使周應
治鄞人也恐事露遣兵捕楚宗械而縶之獄諸宗
羣訴于巡撫趙可懷可懷譙責之中有一人發憤
突起以手械擊可懷立斃傳者遂以楚宗為謀叛

捕治坐死斬絞者六七人禁高墻者數十人議者多以為寃正域行至揚村屬妖書事起諸獻諛遂言此正域所為一貫意動故揭言此書必出於臣下相傾之詭計特借國本為名而自請絶私為公以身討賊必得真正主使之人殄滅之以洩廟社之憤其言甚危神宗覽之倉惶故下令大索緹騎兵番四出追捕而給事中錢夢臯遂露章攻正域且及鯉御史康丕揚佐之隨發卒圍正域舟盡捕

其僕隷佐書乳媪等下詔獄嚴行考訊無所得其株連波及奪官削籍幾斃杖下者甚衆邏卒又圍輔臣鯉第日夜偵伺長安中人皆重足屏息無敢偶語又行文天下捜捕騷然煩擾矣最後乃得皦生光業已欵服然非一貫意故獄久不成禮部侍郎李廷機及趙世卿皆告輔臣賡謂即此可以具獄毋他求語甚切至賡亦力勸一貫如廷機言得旨廷鞫生光仍欵服而刑部尚書蕭大亨不欲坐

生光再三誘令扳扯同謀主使之人生光抗言我自為之誰為主使廷機與御史沈裕湯兆京牛應元輩皆言生光宜坐大亨曰脫他日獲有真犯誰當其辜廷機曰某請任之沈裕等亦曰某願同坐大璫陳矩方主讞深然之拱手曰朝廷有人議遂定乃具奏神宗亦心悟磔生光于市其獄乃得解夢臯等後挂察典復奉旨留用物論愈喧彼此紛拏縉紳之釁卒從此起焉

挺擊

萬歷四十三年五月乙卯有男子張差持赤挺突入東宮殿簷下幷傷門者璫輩共執之東宮奏聞下法司提問御史劉廷元疏言其迹涉風魔貌是黠猾刑官胡士相等及一二言官緣此遂有風癲之說提牢主事王之寀詳加詰問乃言有馬三道誘至龎劉二中官處與以棗木棍令至東宮逢人即打語多涉翊坤宮之寀以聞科臣何士晉力言

當窮其事太常少卿史孟麟亦有疏神宗不得已召上慰諭因率上及皇長孫諸皇孫詣慈寧宫聖母几筵行告慰禮召見羣臣于宫門外神宗白衣冠立左詹前上青袍侍于右神宗召羣臣諭曰皇太子國家根本朕豈有不愛諸皇孫振振衆多朕喜甚何外廷疑朕有他也時御史劉光復從班後抗稱皇上東宫慈孝語不甚明神宗責其恣肆震驚几筵令緹騎捉出箬杖亂下上亟止之得旨下

法司神宗復諄諄理前諭命決張差龐保劉成等
上從旁請無株連以傷天和神宗復命上代諭羣
臣上承旨諭爾等毋得流言為不忠之臣使本宮
為不孝之子神宗悅命閣臣速擬諭以進尋誅張
差于市斃龐劉二璫内廷比獄上率從寛典方事
初起中外聞者心知其故而難于言至風癲之説
倡則議者謂其意有所為而王之寀直發逆狀刑
部尚書張問達深以為然形迹愈露顧必欲窮究

其由來則所傷實多神宗默念大臣中無足與計不得已而自行召諭其不下二璫于理亦有深意而主風癩者遂齮齕王之宷罷其官史孟麟諭何士晉補外人甚不平焉

紅丸

八月二十一日丙寅召太醫院官診視進方賞銀六十兩次日大學士方從哲以未獲入宮候安上疏曰臣詢醫官知聖體御膳減少兼有疾喘必須

一意調養除每日發票本章外俱宜暫輟至於進
藥一節尤宜十分謹慎昔人謂治病者以服藥有
效為上策以不服藥保養為中策蓋欲寡心清元
氣自固用之不當其害更不可言惟聖明留意
兵科給事中楊漣疏陳聖躬違和之由保攝萬安
之法先是十二日諸臣見天顔頓減不似登極之
初至十六日諸臣到宫問安旋奉有頭目眩暈身
體軟弱不能動履之諭各相驚駭不知其故及十

七日諸臣敬問聖安因大選問内官以違豫之故因知外廷所傳進御不節流言絕謬乃是崔文昇用藥差誤所致至是上召見大臣親奉天語兩夜未睡米粥日不多食困頓至此于是給事中楊漣言文昇不知醫不宜以宗社託重之身妄為嘗試如其知醫則有餘者泄之不足者補之其事明白易見以皇上之日日萬幾㸦㸦哀痛精神耗費于法止宜清補文昇何投相反相伐之劑然則外傳

流言必文昇藉口以蓋其誤藥之奸耳既益聖躬之疾又損聖明之名且皇上初用文昇一劑泄補倒置若此有心之誤耶無心之誤耶有心則虀粉不足贖或其無心一誤寧堪再誤臣念皇上睡少食少此豈是大小諸臣安枕之時閣部大臣各宜尋諸臣中有知醫者日於宮門前齊心候問同欽召御醫細細講求藥餌多方斟酌封付忠順內官如法煎和以進至如文昇者宜發司禮監究問處

分傳示中外使知聖躬不安全是藥餌之誤以解道路紛紛之口并祈皇上召皇長子同衆皇子承顔導喜於前以發天性之真和又擇一二通書史大義内臣時在左右説誦古聖帝明王通快可喜之事以清宸聽以醒脾神如此自獲勿藥之慶矣又臣接都督僉事鄭養性一本為懇乞天恩收回封后成命此一事也祖宗典制難干聖明當已有裁決第無上尊稱告播中外必有其名今所稱封

尊之以嫡母乎則於大行皇后有礙尊之為生母乎則於本生皇太后有礙或以往日之恩當酬耶今日之請難已耶當年主鬯未定實不聞調護之深心而此時長君踐祚儘無取於沾沾承奉之虛文矣總之皇后非可以輕乞恩之名天子無可以輕自卑之理宮嬪無可以安自尊之事貴妃試思聖母仁慈配天育聖辛苦劬勞垂四十春秋我皇上孝思無極止能崇上此皇后二字之追尊如貴

妃當年今日舊眷新恩已是隆厚無涯柰何又多生此必不可萌之妄念故養性前日之請收成命正所以善安其始在皇貴妃今後養老别宫省心囘念凡朝見必須啓請侍御無相攙越更所以善保全先帝之明德於有終與殊恩於無已也有旨所奏朕母皇貴妃鄭進封皇后朕遵皇考遺囑昨覽都督僉事鄭養性所奏收回封后成命以全體制特允所奏已輟旨不行外庭不得再行瀆擾其

御藥房提督崔文昇已有旨皇長子擇用端人朕已知之

二十八日癸酉上疾彌留召大學士方從哲劉一燝韓爌及英國公張惟賢尚書周嘉謨李如華孫如游黄嘉善黄克纘左都御史張問達給事中范濟世楊漣御史顧慥于乾清宫上御東煖閣倚榻凴几令上侍立諸臣問安畢上命諸臣前降色連諭云朕見卿等甚喜又云朕在東宫感寒症調理

未痊值皇考妣相繼大喪典禮殷繁悲傷勞苦朕不進藥已兩旬餘卿等大臣勿聽小臣言令上承旨再申前諭上又諭冊封皇貴妃禮臣言二后封謚東宮冊立諸大典禮當次第行諸臣叩頭退先是給事中楊漣疏陳保攝參論內監崔文昇醫藥之誤故召見部院吏科河南道外特及漣因諭及此云

甲戌上再召見輔臣方從哲等十三員于乾清宮

諸臣問安畢上乃諭冊立皇貴妃從哲等對以冊儲原卜期宜移近發竣吉典以慰聖懷上因顧令上諭曰卿等輔佐為堯舜又語及壽宮輔臣以皇考山陵工有次第對則自指云是朕壽宮諸臣言聖壽無疆何遽及此上仍諭緊要者再因問有鴻臚寺官進藥何在輔臣奏鴻臚寺寺丞李可灼自云仙丹臣等未敢輕信上即命中使傳宣諸臣退出可灼至同進診視具言病源及治法甚合上喜

命進藥諸臣復出令李可灼與御醫各官商確未
決輔臣一燝言其鄉兩人同用此丸一損一益非
萬全藥禮臣如游言此大有關係未可輕易亂嘔
至上趣和藥諸臣復入可灼調藥進上飲湯輙喘
逆藥進乃受喜稱忠臣者再諸臣出宮門外俟少
頃中使傳聖體用藥後暖潤舒泰思進飲膳諸臣
歡躍而退可灼及御醫各官留時日已午比申未
可灼出輔臣邀詢之可灼言上恐藥力竭欲再進

一丸諸醫言不宜驟傳趣益急因再進訖輔臣亟問藥後何狀云聖躬傳安如前先是可灼來閣門言有仙丹欲具本進輔臣出所具問安揭中有進藥宜慎及不效傷害等語遂諭之去是早輔臣恭視寫篆大行皇帝冊寶兩內監在云有鴻臚官李其在思善門具本進藥輔臣應以難信俄蒙召見蓋可灼時從諸御醫往來思善門中使徧聞以達于上其傳奏姓名莫可得而問是日仍以問安賜

諸臣錢幣燒劄可灼與馬次日五鼓内宣召急諸
臣趨進而龍馭以卯刻上賓矣蓋九月一日也
崇禎九年禮科給事中馮元飈熹朝信史急宜纂
成疏臣待罪禮科與聞掌故每見鉅重諸務類多
廢弛習為固然莫之省究如謚法五年一舉所以
風世也今或有再訪而無一報歷法終古不易所
以奉天也今或持各是而滋大疑積怠成荒益難
枚舉第以四郊多壘未敢一切具陳至若實錄一

書則萬世是非之衡亦一時勸懲所恃也凡禮樂沿革征伐次第刑政施設羣臣功過四裔朝貢之類莫不具載太祖高皇帝曰國史貴于直筆是非善惡皆當書之使後世觀之不失其實世宗肅皇帝曰史之可否一出于公非公則鬼神亦察之在祖宗之世重史若此而又慮其書藏之金匱副在秘書人欲見之有不可得更就其事輯為寶訓以傳於天下賢者有所勸而不忠不孝之臣有所畏

至盛典也故歷朝以來雖御世長久事蹟繁重實錄之成無踰至數年者今熹廟之政前後七載實錄故事以月繫年總其成書不過八十餘卷耳夫古之修史者或訪諸故老或採及輶軒故其編次至煩折衷匪易若我昭代則法制既詳官事畢具在翰林有起居之職在六垣有章奏之抄在内閣有票擬之籍纂輯磨對豈待九年何猶何疑坐成廢閣此固非一政一事之蠱惰也臣嘗誦孟子曰

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天啓之間是稱陽九其為忠逆殆亦多途法誡所陳至非渺小徒以實錄未上寳訓弗傳遂使衆志紛營猶思擾凾保奸舉逆蠅集兎爰外患未寧其漸方長臣所竊竊良抱深憂非敢過執硜迂徒于奮武之秋漫作揆文之論也伏乞皇上毅然獨斷即勅所司將實録寳訓立行竣役如寳訓頒而是非曲直有不合匹夫匹婦之公者許廷臣據實糾正按治如法如此則

人心自定政體肅然天下幸甚萬世幸甚

春明夢餘錄卷十三